

美国悬念大师精彩悬念小说选

[美]克拉克·霍华德 著

CLARK
HOWARD

群众出版社

死亡的颜色

THE
COLOR OF
DEATH

THE COLOR OF DEATH

[美]克拉克·霍华德 著

CLARK
HOWARD

郭兴华 李凤英 杨长喜 译

死亡的颜色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亡的颜色 / (美) 霍华德著; 郭兴华等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8.1

(美国悬念大师克拉克·霍华德获奖小说集)

ISBN 978-7-5014-4150-1

I. 死… II. ①霍…②郭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6629 号

死亡的颜色

著 者: [美] 克拉克·霍华德
译 者: 郭兴华 李凤英 杨长喜
审校译: 王秋海
责任编辑: 张 蓉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www.qzchs.com
信 箱: qzs@qzchs.com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
字 数: 272 千字
印 张: 16.25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150-1 / I · 1701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32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目录

英雄一去不复返 /1

野物 /15

达喀尔拉力赛 /30

小号手 /57

挑战寡妇潭 /67

死亡的颜色 /87

墨西哥三角 /102

麦卡伦的孩子 /113

蓝色的波多黎各人 /127

高原 /137

分歧判定 /152

赌命荒原 /173

都柏林神探 /195

动物 /215

带发的头皮 /231

英雄一去不复返

主任看完那份个人档案，疑惑地摇了摇头问：“你敢保证这个人合适吗？这个人可是要潜入到佐治亚的非法造酒窝点的。要知道，那里的人都特别粗鲁。而这个人呢，在中西部长大，耶鲁大学政治专业毕业，喜欢足球和表演……总之，我觉着这个人不太适合这项工作。”

“其实我选定这个人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喜欢表演，”调查员说。“他是亚历山大一个小剧院里的业余演员。其实我们就需要这种有表演天赋的人来捉弄一下莱舍郡的那些家伙。”

“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！去年我们也派去过一个人，但他刚去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并且从此之后杳无音讯。那里除了树林就是沼泽地，要处理一个人还不简单！”

“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觉得大卫能行。”调查员坚持道。

“好吧！”主任叹了口气说。“让他进来吧！”

调查员起身去把大卫叫了进来。可一看到大卫，主任更加疑惑不解了。眼前这个人怎么能干那种卧底工作呢？他穿一身西装，手里提一个公文包，还染了头发。这分明就是一个银行职员嘛！

“大卫，在毕业之后的这三年里，你一直都在干财务工作，是吗？那你觉得从办公室的文字工作到卧底工作这种转变，你能适应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大卫的回答干净利落。

“有关莱舍郡的文件想必你都看了吧？”主任说。“现在他们的酒厂年产量是一万吨，其实这个数目倒不大。就他们现在的价格水平而言，政府税收每年损失最多二百万。所以就算任其发展下去，也不会对我们有太大影响。但问题在于他们这样未经许可生产销售，是一种违法行为，所以必须要制止。”

调查员说：“他们的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拉巴马、佐治亚南部以及佛罗里

死亡的颜色 THE COLOR OF DEATH

达北部地区。这一带多森林和沼泽地，非常容易掩人耳目。但是我们已经调查到了，他们的威士忌酒厂就在奥克分沼泽地里。”

大卫点点头说：“这个我从材料上已经看到了，而且我还注意到那个地区今年的酒瓶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半。”

调查员微笑着说：“我们正是通过这一点查出了他们酒厂的所在地。在通常情况下，他们不会用当地产的酒瓶。但是一旦供应商缺货，他们就不得不用当地的。酒瓶是造酒必不可少的东西，没有瓶子装怎么卖酒呀！”

主任还是不大放心。“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这项工作不同于一般的工作，有很大的危险性。你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，而且那里的人跟你现在身边这些人都完全不同，他们的粗鲁都是出了名的。”

“这些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，”大卫说。“我打算先到佐治亚北部的小镇上去走走，了解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，这样我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”

“你的衣着，还有言谈举止也都要改变一下风格。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行。”

“我明白。我觉得说话没有太大的问题。”大卫忽然换了口音，拖着长腔，慢吞吞的，还真有南方人的味。“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各地的方言，南方的方言是我最熟悉的。衣服更不成问题了，我到小摊上去买几件过时的就可以了。至于举止，我觉得先喝上几瓶啤酒就有点样儿了。”

调查员听完后，满意地朝主任点点头说：“怎么样，我说得没错吧！我们已经给他建了一份全新的个人档案。他叫戴尔·巴伯，在东南部地区姓巴伯的人特别多，所以这个姓一点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他是个退伍军人，有亚拉巴马的驾照、社会保险卡，另外还有两张托斯卡地区俱乐部的会员卡。我们之所以选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很偏僻，离上班的地方很远，不易被人跟踪。而且这个地方很大，即使被人跟踪，也很容易甩掉。总之，那边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“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也不说什么了。”但是三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，大卫根本不能胜任此项工作。可他又能说什么呢？于是，主任只简单地说了句，“就按你说的办吧！”

但主任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看见这位年轻人了。

三周后，大卫驾车沿着奥克分沼泽地旁边的 441 高速路行驶，想先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况。他现在开的这辆车是他在托斯卡用单位给的钱买的。后车厢里放着一个旧手提箱和一个大纸盒——装着衣服和铺盖；一个轮胎；几样

修车的工具；一个空充气罐；几瓶啤酒还有一面联邦政府的旗子。驾驶室里放着一杆步枪和一双胶鞋。

到了德索塔镇之后，大卫没有立即下车，而是先围着这个小镇转了一圈，然后才把车停到了路德餐馆前。

大卫下车后，先伸了个懒腰，他感觉整个身体都快僵住了。屋里靠窗坐的那几个人早就注意到他了，但是他知道今天他这副模样应该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他下身穿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，一双无跟儿的靴子；上身穿一件皱巴巴的衬衫，衬衫外套了一件粗布马夹；头戴一顶脏兮兮的黄色鸭舌帽，上边还打了个补丁；头发也染回了原来的颜色，所以看起来跟当地人没什么两样。

大卫来到柜台前，拿起菜单看了看。这时，服务员朝他走了过来。这个女人长得还算标致，只是妆化得有点艳。她穿一套白色制服，左胸上绣着“汤米·苏”。

“你好，想吃点什么？”服务员端过一杯热水。

“你好，汤米，”他看了看她的制服说道。“给我来三个鸡翅、一份凉拌白菜丝、一杯冰茶吧！”

他俩对视了足足有一分钟，最后汤米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于是，她一低头，转身走了。点完吃的之后，大卫找了个位子坐下，拿出一份报纸看了起来。其实他根本不是在看报纸，而是在想他的女朋友艾琳。艾琳是学历史专业的，现在在乔治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。她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，有一张漂亮的脸庞，而且聪明绝顶，总能猜透别人的心思，说话做事都让人无可挑剔，简直太完美了。但对大卫这次工作，她非常不满意。

“佐治亚！”艾琳说，“大卫，换份儿其他的工作行吗？克莱里的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”

“可是你知道吗，艾琳，这次是一个机会。三年了，我一直在办公室工作，我想改变一下。”

“但是佐治亚，也太远了吧！能就近安排一下吗？”

“是啊，像阿林顿呀，亚历山大呀，这些地方是很近，可是去那儿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的工作摧毁那些非法造酒窝点，而佐治亚正是造假酒最猖狂的地方，你说我还能去哪儿呢？”

刚才点的东西一会儿就上来了。大卫把餐巾纸放到一边，抓起鸡翅就吃了起来。一位厨师从厨房走了出来，一边用那沾满油污的围裙擦着手，一边朝大卫问：“喂，小伙子，那辆挂着亚拉巴马牌子的车是你的吧？”

死亡的颜色 THE COLOR OF DEATH

“是。”大卫赶忙回答，嘴里的东西还没咽下去。

“你不是本地人吧？”

“对，我是托斯卡人。其实我家在科克，是托斯卡旁边的一个小镇。但是那个地方基本上没人知道，所以我一般都会说自己是托斯卡人。”

厨师点了点头，接着问：“是顺路过来的？”

大卫摇摇头说：“不，我是专程过来找工作的。听说这里有一家罐头厂，我想他们可能会要人。”

“那家罐头厂上周就倒闭了。今年收成不好，也没什么可以装的。”

大卫失望地低下头继续吃饭，没再说什么。窗边的隔间里坐着三个人，他们一直在饶有兴趣地听着这番对话。这个其实大卫早就注意到了。

“这里最近还有什么新鲜事吗？”大卫问。

“你是指哪方面的？比如说……”

大卫耸耸肩说：“也没什么特别的。”

“今年这里什么都不太景气，可能佛罗里达会好些。”

大卫咕哝了一句：“现在钱都不好挣啊！这镇上有台球室吗？”

“就在前边广场的对面，有一家‘莱恩台球室’。”

“说不定我能在那儿赚几个钱呢！”

“别白日做梦啦！那怎么可能呢？”厨师不屑地笑了一下。

离高速路一里远的地方有一家旅馆——哈利旅馆。不过这家旅馆不大，只有十二间房。如果要是赶上鱼汛，这里肯定没空位。不过这会儿鱼汛已过，而且鳄鱼正处于产卵期，所以旅馆里人很少，只有一个在梅肯和奥兰多地区卖日用品的商人住在这里。大卫吃完午饭后过来登记，哈利把他安排在了二号房间。

“你要住多久？”哈利问。

“可能十几天吧，我要在这儿找工作。”

“一晚上二十五，不过这里最近生意不大好，你先把第一天的钱付上吧，而且这里规定十二点之后就不能再看电视了。”

大卫把行李提到房间里，一会儿就把东西收拾好了。随后，他脱掉靴子，一头栽到了床上。说来也挺好笑的，他原本喜欢的是那种意大利皮靴，不喜欢这种靴子，但是穿了一周之后，他却忽然发现原来这种靴子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糟糕，跟他以前穿的一样，挺舒服的。可笑的还有那辆卡车，在华盛顿的时候他特讨厌这种车，因为车底座太高了。但是现在他却发现开这种

车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风景，挺不错的。

大卫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下午。日落时分，他起来洗了个澡，换上干净的牛仔裤和衬衣，然后开车去了城里。他在邮局旁找了个电话亭，接着拨通了调查员的号码。“一切都已经安顿了，今晚应该能找到送货的车。找到的话，我就接着执行第二步。”

“知道了，”调查员说。“祝你成功！”

大卫打完电话后接着去了路德餐馆，汤米·苏还没下班。她把菜单递过来的时候，大卫问：“你全天都上班吗？”

“女人也要养活自己呀！”她答道。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，“刚才我看见你在电话亭了，给你老婆打电话呢？”

“我还没结婚。来一份炸鲰鱼，一杯冰茶，甜点嘛，就来份核桃派吧！”

“那就是女朋友喽？”她边记大卫点的饭菜边问。

“是给我妈打电话。现在不用好奇了吧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她生气地回答。

大卫吃饭时，偶尔抬头就会看到汤米在看她。这时候，他总会朝她笑笑，或眨眨眼，而汤米却总是面无表情地把头一扭。去结账的时候，大卫说：“下次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代你向她问好。”

“不用麻烦了！”

“不麻烦。我会跟她说我在这里碰到一个大美人儿，漂亮得简直无法形容。”

“省省吧，亚拉巴马！你误会了，我刚才只是随便问问而已，没什么特别的意思。”

透过窗户，大卫看到有两辆车——一辆道奇，一辆别克，一前一后停在了莱恩台球室门口，而下车的恰好就是中午在隔间里听他和厨师谈话的那几个人。

“那我们明天早餐见吧！”大卫把视线又转到了汤米·苏身上。

“我十一点半才上班。”她回答说。

“那你几点下班？”

“九点半，关门的时候。我一天工作十个小时，不过一周只干四天，这样我就可以有三天时间陪劳尼了。”

“劳尼？”

“对，是我儿子，刚四岁，现在在塔尔博，我妈给照看着。”

“噢。”大卫又把目光移到了窗外。那辆道奇跟档案中描述的一模一样，

死亡的颜色 THE COLOR OF DEATH

应该就是那辆车，他想。

汤米·苏对他的沉默没有半点儿兴趣。她把结账后找的钱给他，一耸肩，走了。

“嗨，等等，你刚才说几点来着？”

“那很重要吗？你一听说我有孩子了，就对我爱搭不理的。不过还好，我已经习惯了。”

“没有，你误会了，我刚才只是走神儿了。”大卫解释道。“刚才在想托尼·兰戴尔呢。”汤米·苏皱着眉头，好奇地盯着这个男人。大卫挤出一丝微笑说：“我九点半过来行吗？跟你喝杯啤酒？”

她耸耸肩说：“随便吧！”

大卫开车出了城，漫无目的地走了将近一个小时。他一路上都在抱怨自己刚才的疏忽，差点露了马脚。天快黑的时候，他又掉转车头向小城开去。等他到台球室时，天已经全黑了。他下了车朝台球室走去。经过那辆道奇时，他停了下来，把脚放到后保险杠上，假装系鞋带。这时，他趁机把一个带磁铁的微型电子跟踪仪放到保险杠内侧，然后起身进了台球室。

莱恩台球室是南部小城台球室的一个典型。六张布伦瑞克的台球桌已经很旧了，弹性衬底只能勉强把球弹回来；垂着的球袋外面都套着一层网；每张球桌旁边都有一个架子，上面放着一罐壳粉和蓝色粉笔——壳粉用来擦拭球杆，粉笔用来记录比赛得分；几张快要散架的供观众抽烟时坐的长凳；六个痰盂；两台弹球机，在自由游戏中获胜的人能够兑换现金；木质的酒柜上放着一座光彩夺目的有啤酒标志图案的钟表，钟表比它身后的现金出纳机个头还要高；酒柜上放着两个坛子，一个盛着腌鸡蛋，一个盛着猪蹄。灰蒙蒙的烟雾因无处可去都缭绕在天花板周围。

大卫到柜台前要了一杯啤酒，发现先前来的那三个人正在中间的桌上打台球，于是大卫找了个位子坐下来看他们打球。其中有两个人像是双胞胎，或者是年龄相仿的兄弟俩。他们都穿着一身牛仔，腰间扎一根皮带，上面写着他们各自的名字——莫尔和埃尔。大卫还注意到埃尔的右手手指上刺着他的名字，不过不是很专业，像是在监狱里刺的那种。另外一个人年纪最大，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，身体有点发福。他下身穿一条聚酯纤维裤，上身穿一件绣着西部风景的衬衫。大卫感觉他一直在透过墨镜观察自己。

大卫想找个机会插话，但他知道万一话说得不恰当，可能会立刻暴露他的北方人身份，所以必须小心谨慎。过了一会儿，时机来了。埃尔——那个

文身的人犯了个非常低级的错误——有一个稍微一碰就进的球他竟然没打进。大卫叹了口气，咕哝了一句什么。尽管声音很小，埃尔还是听到了。

“你说什么呢？”埃尔很气愤地说，“你们就不犯错误吗？”

“但起码不是那种错误，”大卫说。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说的，只是不小心说漏了嘴。”

“你也会打台球？”对面的那个长者微笑着问。

大卫耸耸肩说：“只是偶尔打打。”他这么说未免也太谦虚了。要知道，在大学里，他可一直是台球俱乐部的主席呢！

长者转到了桌子这边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年轻人。他深吸了一口烟，问：“今天在餐馆时，听你说想在这儿赚几个钱？跟埃尔打场循环赛怎么样？二十五块钱？”

大卫撇着嘴。“倒是挺有诱惑力的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年轻人？”

“戴尔·巴伯，亚拉巴马，托斯卡人。”

“我没问你家是哪儿的。我叫比利·拉赛姆，朋友都叫我比利，叫我拉赛姆先生也可以。”说完，他从钱包里拿出二十五块钱放到了口袋里。“准备好了？”

最后，大卫以 67 比 53 赢了这次比赛。其实他本可以不给对方一次得分的机会，但是他既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搜刮民财的滑头，也不想输给对方。所以他就对方做出了让步，只赢了他两个球，一个六分，一个八分。二十五块钱马上就要到手了。这时，埃尔的兄弟莫尔说：“比利，让我跟他比试比试！”

拉赛姆点了点头，又从钱包里拿出二十五块钱放到了口袋里。大卫感觉这兄弟俩像是一个队的。这次，他打得稍微狠了一点，以 71 比 49 获胜，赢了一个二点球、一个三分球、一个七点球还有一个十分球。

跟莫尔的比赛结束后，拉赛姆摘掉眼镜假惺惺地跟大卫笑笑说：“真不知道你到底是幸运呢，还是运气好？咱俩比比怎么样？五十。”

大卫环顾四周，发现刚才在其他桌上打球的几个人这时都聚了过来，他们神情忧郁，眼部流露出长年在烈日下劳作的沧桑。他们可能是给拉赛姆干活的，也可能不是。但大卫知道他现已没有退路了，即使想拿着刚才赢的那五十块钱走都走不了了。

“怎么样，小伙子？”拉赛姆紧逼着问。“五十。”

“随便吧，拉赛姆先生。”

死亡的颜色 THE COLOR OF DEATH

拉赛姆开球很顺利，他率先打入了6号球，然后相继把1、2、3号以及12号球击入袋中。大卫立刻发现拉赛姆的花式台球水平要比埃尔和莫尔强多了。

轮到大卫第一次击球了，他顺利地把4号、5号、7号、8号球击入袋中，加起来一共得了24分。在拉赛姆再一次上场打球时，他吃掉了9号和10号球。但是在打10号球时母球也落袋了，这样10号球必须被放回原位，由大卫来打。大卫没有浪费这个球，把球打入中袋。不过在打11号球时大卫失误了。拉赛姆在打掉11号和13号球后，以47比44领先三分。随后，他又打入了14号球。此时，他已经得了48分。不过拉赛姆错过了15号球，把它留给了大卫。

15号球可是决胜球。这个球贴住了边库，靠近底袋，难度并不是很大，只不过要点小技巧而已——它要求母球在击中15号球的同时也要打到边库，这样15号球才能径直沿着边库落袋。如果母球先打中15号球，那么15号球就会被弹到别处去，把机会还给对手。如果母球先碰到边库，那么再击中15号球时力量会不足，球也进不了袋。

大卫在球杆的头部擦了点亮粉，然后在目标球远端的底库边弯下腰，舔了舔嘴唇，瞄准，缓慢地击出母球，果然同时打中了15号球和边库，只见目标球沿着边库滚动，可是在离底袋4英寸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观众席上传出了一阵唏嘘声。大卫知道自己输掉了比赛，摇着头走向座位。拉赛姆则弓身轻松把球打进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

在洗手间里，大卫和拉赛姆肩并肩站着洗手的时候，拉赛姆轻声说：“最后一下你本可以进的。”

“总不能一直赢吧？”

“既然能赢，为什么不赢？”

大卫耸耸肩说：“你的地盘，你的人，我怎么可以在这种场合打败你呢？”

擦手的时候，拉赛姆观察了他很长时间。之后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。“在高速路边，有一家烧烤店，咱们去吃烧烤怎么样？顺便喝两杯。我请客。”

“这个主意倒不错，”大卫说。“只是今儿晚上我还有点其他事儿，”他边说边朝拉赛姆使了个眼色。“汤米·苏还在那儿等着我呢。”

拉赛姆笑了笑。“你们亚拉巴马人都一副德性。天黑之后就想着一

件事!”

“哎呀，你们佐治亚人不也一样嘛！再见。”

大卫到餐馆里要了半打啤酒，然后开车带着汤米·苏离开了广场。“现在我们去哪儿呢？”他问。

“到墓地附近去吧，那里安静。”

“嗯，不错！”

在汤米·苏的指引下，他们来到了墓地。大卫打开车门，拿出两罐啤酒，找了个干净地方拉着汤米坐下喝了起来。白天有人在这里点过火，所以现在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木头烧焦的气味。不过其中还夹杂着一些野花的芳香气息。这使得这里的气味很特别，在这种氛围下，很容易让人冲动。喝完第一罐后，他们回到了车里。就是在那里，大卫第一次吻了汤米。之后，他搂着汤米，不停地跟她耳语着情话。这种话他在艾琳面前从来没说过。

后来，他们又各自打开了一罐啤酒。汤米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亲爱的，我是戴尔·巴伯呀，只是一个普通的托斯卡人而已。”

“你在撒谎，”她说。“今天下午你走神的时候想的那个人——托尼·兰戴尔，就是你的真实身份。”

大卫抬头看了看那轮满月，考虑了一下说：“假如那就是我的真实身份，你会怎么做呢？”

“那要看你是来对付谁的了。其实我不是本地人，我家在塔尔博，但是这里的人都对我特别好。我是不会忘恩负义的。”

“我没让你干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。让我们先相互了解一下对方，然后再来断定谁是谁非吧。”他边说边吻起了她的手。

“你太温柔了，”她轻声说。“简直无法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会去伤害别人。”

“说说你的孩子吧。”

“我之前就告诉你了。他叫劳尼，四岁了，在塔尔博跟我妈住在一块儿。跟其他小孩一样，他对卡车、沙滩还有西部牛仔都很感兴趣。我曾经跟他说找个周末陪他去佛罗里达沙滩玩，但是，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时间。”

“他爸爸呢？”

“跟另一个女人私奔了。最近听说他们在加利福尼亚靠救济金度日。他走后把小劳尼留给了我，让我抚养。但是我在塔尔博根本找不到工作，所以就来了这里。我妈的一个朋友介绍我去找拉赛姆，并托他给我找了现在这份

死亡的颜色 THE COLOR OF DEATH

工作。工作时间都是他定的，这样我可以有三天时间回家。”

“比利·拉赛姆？路德餐馆是他开的？”

“当然啦。路德餐馆、莱恩台球俱乐部、德索塔贸易市场、加油站、罐头加工厂，甚至包括殡仪馆。莱舍郡里的一切几乎都是他的。”

“他给这份工作的时候，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他是个真君子，对人一向特别好，而且从来不要求回报。”

像是佐治亚的一个教父，大卫心想。从今天下午台球室那些人的行为举止中，大卫已经猜出这个人权力很大。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拉赛姆竟然控制着整个郡。真不知道明天他的酒厂被查封了，他将如何面对。

但那是明天的事，今天晚上还是今天晚上。大卫把汤米·苏一下子搂入怀中，问：“在德索塔的这几个晚上你住哪儿啊？”

“在哈利那儿，住十二号房间。”

“是吗，我住二号。”他告诉她说。

她在他耳边暧昧地说了一句：“这个世界可真小呀！”

大卫发动汽车，朝旅馆开去。

第二天，大卫去路德旅馆吃早饭的时候，发现拉赛姆和莫尔正坐在隔间里喝咖啡，看上去忧心忡忡的样子。大卫朝他们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在柜台前坐了下来。厨师站在厨房门口，嘴里含着一根牙签。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大卫朝隔间里那两个人看了看，接着问。

“昨晚上，埃尔拉着一车走私酒往外运，在穿越佛罗里达州界线的时候，被税务员抓住了。”

大卫点了点头。“噢，原来是这样。”这时，厨师的妻子递过来一份菜单。她只是早上在汤米·苏上班之前在这里帮忙。“要一份香肠、一碗玉米粥吧。”大卫说。

过了一会儿，莫尔起身离开了。接着，拉赛姆招呼大卫过去。“把盘子一块儿端过来吧。”他热情地说。

“昨晚上跟汤米感觉怎么样？”拉赛姆问。

“我们没干什么，”大卫撒谎说。“她是个好女人。”

“说得对，她将来一定是个好妻子。”拉赛姆无力地叹了口气，然后抿了一小口咖啡。

“刚才厨师说你们出了点事。”大卫说。

拉赛姆生气地朝厨师瞪了一眼。“这个人真多嘴，不过他说得没错。还

记得昨天下午跟我们一块儿打球的那个小伙子吗，昨天晚上被税务员抓住了。”他眯起眼睛问，“你对走私酒了解吗？”

“听说过一点儿。”大卫说。

拉赛姆匆匆喝完最后一口咖啡，说：“跟我来，给你看点东西。”

他们开着拉赛姆的别克沿着 441 公路驶进了奥克分沼泽地东边的一条乡间小路。走了大约五里以后，车又转到了一条布满车辙的土路上。路很窄，只容得下一辆车前行。慢慢地，他们越走越远。早晨的阳光渐渐地被浓密的枝头挡住了，使得这片沼泽地显得更加阴森恐怖。浓雾还没有完全退去，让人感觉又湿又冷。大卫不禁想到了汤米房间里那温暖的床，还有她的体温。他打了一个寒战，心想，要是现在还在那儿就好了。

还没到路的尽头，拉赛姆就转到了沼泽地里的一条小路上。不久，他熟练地开车上了一只木筏，然后，把头伸出车窗，吹了三声口哨。紧接着，木筏就开动起来，像是被水下的一根绳索牵引着。他们穿过这片沼泽来到一个小岛前，整个过程不过三四分钟。拉赛姆并没有熄火，所以直接开车上了小岛，然后钻进了一片松林里。大卫注意到刚才木筏是用绳索通过滑轮拉过来的，一个高大壮实的黑人正站在滑轮旁边。拉赛姆指了指那个人说：“那是莫斯，他力气大得很，可以把一个人的头捏得稀巴烂。”大卫对此确信不疑。

他们开车穿越森林，最后来到了威士忌酒厂。那里有几个大木桶，还有两个底下可以加热的铁桶。这一切都由电线和塑料管连接。眼前这热气腾腾的场面不禁让大卫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电影，影片中疯大夫的实验室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拉赛姆和大卫下了车。“过来看看。”拉赛姆说。

他领着大卫到近处去观察工作流程。几个汗流浹背的白人正在往第一个木桶里倒工业酒精，这些酒精经过过滤之后进入第二个桶。“这样就可以把乙醇中的有害物质除掉了。”拉赛姆说。第二个桶中的酒精加水混合，混合好之后再倒入那边的铁桶里，加热一会儿后，再加些焦糖或奶油硬糖。然后倒入最后一个铁桶里加文火慢煮。煮好之后再冷却一会儿就完成了。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，“我通常还会在最后一道工序里加点黑麦，这样味道会很特别。你要尝尝吗？”

“何乐而不为呢？”大卫说。

在最后一个铁桶后面，有几个年轻人正在往瓶里装刚酿好的酒。拉赛姆打开一瓶，递给大卫。尽管大卫的品位很高，一般都喝马提尼和白兰地，但他知道，今天这酒必须得喝，而且要装出很高兴的样子，就好像他一直都在喝这种酒一样。他喝了一口，已经做好了强忍住咳嗽和泪水的准备，但是很

死亡的颜色 THE COLOR OF DEATH

出人意料，他竟然顺利地喝了下去，并且感觉味道还不错。他看到拉赛姆正在朝他微笑。

“还行吧？”

“当然，”大卫承认道。“好喝极了。”

“我只为顾客提供最好的酒。”拉赛姆自夸道。在前边空地上有一棵垂柳，树下有一个石桌、几个石凳。拉赛姆朝那里指了指，说，“到那边坐坐。”说完，他把大衣往后一甩，露出一把枪，这是大卫从没想到的。大卫看了看四周，发现空地两旁一边站着一个人，手里也都拿着枪。“好啊！”大卫故作轻松地说。他跟着拉赛姆到石凳上坐了下来。

“知道吗，”拉赛姆先生拿出一支烟，说，“我有时候会想，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犯罪、暴力、贫困、诈骗之类的新闻，这让我感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，根本跟不上它的步伐。当然，变化不一定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更倒霉的是，所有的英雄都一去不复返了。我们敬爱的总统哈里·杜鲁门走了，可敬的作战英雄奥迪·墨菲走了，优秀的作家约翰·斯坦贝克也走了。如今，没有人可以再让我们敬重和信奉。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希望我们这片小小的天地不被外部世界所侵蚀。你也看到了，这个莱舍郡的一切几乎都是我的，除了邮局局长和几个银行家，所有的人都为我干活，所以我有义务照看好他们。”

拉赛姆两眼注视着大卫，接着说：“我把这个郡当成一个国家来管理。在这里，我们不发放救济金，因为那根本就不需要。所有有劳动能力的都出来工作，而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则由其他人照顾。老弱病残者也都衣食无忧，所有人都冬不缺暖，饿不少食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人人都讲信用，以诚相待，和睦相处，所以不会有阴谋诡计发生，也没有抢劫、盗窃、杀人之类的事出现。根据他们能力的不同，我把他们分配到了不同的部门，包括餐馆、台球室、商品市场、加油站、农场、罐头厂等等，这一切都归我管理。农场和罐头厂是这个郡的经济支柱，经济不景气、收成不好的时候，我也许不能照顾到每一个人。而偏偏现在酒厂又不顺利，这可是整个莱舍郡人自由和独立于腐朽社会的保证。”说到这儿，拉赛姆的整个表情都僵硬了。“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为了保护莱舍郡，我可以不顾一切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大卫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拉赛姆先生。”

“好。”拉赛姆重新回到座位上，这会儿看起来轻松多了。他手里把玩着那根刚才点烟用过的火柴，接着说，“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，你来的当天晚上，埃尔就被抓了。我一直都在怀疑，你到底是来自托斯卡的戴尔·巴伯

呢，还是来自华盛顿的地下税务员。但是我知道汤米·苏非常爱你，因为哈利告诉我你离开旅馆之后，我给她打过电话。顺便告诉你，我很欣赏之前你回答你们俩关系的那种方式，那说明你是个好人的。还有，汤米说她觉得你其实就是现在的你。”

她为我撒谎了，大卫心想。

“但我还是想听你亲自把这句话说出来，”拉赛姆说。“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对你的感觉特别好，而且觉得你是个诚实的人。如果你撒谎的话，我应该能听得出来。所以，我只简单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谁？”

此时，大卫的头脑中迅速闪过一幅幅画面，华盛顿、艾琳、克莱里的舞会、马提尼、白兰地、跑车、意大利皮靴、政府的工作……

不过，这些画面又很快消失在另一个世界里，莱舍郡、卡车、路德餐馆、汤米·苏的体温、自己对她说的情话……

大卫很平静地看着拉赛姆，确信无疑地说：“我是来自托斯卡的戴尔·巴伯，拉赛姆先生。”

他写给主任的信很简短，也很礼貌。在信中，他说对于自己突然提出辞职这件事，他感到很抱歉。有人给他在他在一家私人工厂里介绍了一份工作，他无法推托。祝他们工作顺利，并希望他们能尽快完成任务，尽管他很清楚在目前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在这片广阔的沼泽地上找出一个威士忌酒厂来。

写给艾琳的信也很简短，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歉意。他说他已经向政府提出辞职，并接受了一家私人工厂的工作。而且他坦白说自己已经爱上了另一个女人，但他会把以前那段感情永远铭刻在心里。他敢说像她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孩，肯定能找到一个值得她爱并比他强百倍的人的。

他把信投到了德索塔邮局外边的邮筒里，然后开车来到路德餐馆。这时，汤米·苏正好刚刚下班，手里还拎着一个小手提箱。

“上车吧，”他说。“我送你。”

“我要坐十点的车去塔尔博，”她说。“我三天的休息日明天就开始了。”

“我把你送到塔尔博。”

“说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，骗你干什么！上车吧。”

她把手提箱放到后边，然后爬到了驾驶室里。

“从下周一开始我到拉赛姆那里去上班。”他告诉她说。